



新观察

# 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

□郭宝亮

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

现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们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拥抱”、不去主动体验,无疑是充满遗憾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

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过复杂、太过传奇、太过缤纷,很多人认为,生活比文学更有魅力,它的瞬息万变、难以捕捉,使得作家们感慨万千。尽管如此,许多作家还是把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上,如余华的《第七天》、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贾平凹的《带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春尽江南》等,这些小说不乏优秀作品,但仍然令读者感到不满,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人们不能不深思,为什么这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不能给人以艺术的震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作品的缺憾?我觉得,作家自身的问题是主要原因,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

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是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享受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他们的写作不是生命体验的喷发,而是为写而写,为证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写,这只能是一种惯性写作。职业化的惯性写作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和隔膜,没有人真正地主动深入生活,挑战生活,而成为旁观者、道听途说者。这些年来,很少有人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一样,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合作化运动而离开北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小说的写作获得第一手素材了。我一直坚信,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源泉。没有对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体验,就永远写不出好的作品。

现在重提“深入生活”,主要是希望作家们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作家如果不去深入、不去“拥抱”、不去主动体验,无疑是充满遗憾的。陈敬耕有篇名叫《巴特与巴尔扎克》的文章,他以北京一个夜总会的小保安巴特成长为身价千万的酒吧老板的变迁,感叹巴特的经历之神奇:“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我们的作家对于巴特

式的生活现实知道多少呢?诚然,一个作家所写的现实,不一定是亲身经历的,但你起码得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否则,想象只能是隔靴搔痒,缺少真实感和现场感。陈敬耕感叹我们时代缺少巴尔扎克式的作家,“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当余华的《第七天》出版时,人们把它说成是“新闻串烧”,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还不如新闻丰富多彩,那我们还读小说干什么?《第七天》缺少了真实体验的现场感,很多细节都是以主人公飞扬听闻的方式串起来的,像商场火灾事件、拆迁事件、伍超到黑中介卖肾、医院丢弃死婴、警察与男扮女装卖淫者的事件等都是从人群传言、新闻报道和网上传言得知,读者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故事内容,那种生动的、来自于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却是严重缺乏的。从生命体验的现场感来看,贾平凹的《带灯》、格非的《春尽江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显然要好一些。我们的许多作家,由于主动体验现实生活能力的缺失,他们对现实的言说和叙写,都呈现出苍白无力、捉襟见肘的窘境,于是他们只能去叙写自己熟悉的过往和身边的那些无谓的小事,现实生活成为他们的软肋,这是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的悲哀。

与之相比,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更要命的。文学与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仅告诉你事件和故事,更需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思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古人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叙写生活要“活灵活现”,要有现场感,更重要的是要有“言外之意”,要有超越性,这实质上就是思想能力。余华的《第七天》缺少的不是文学性,而是思想性,这里所说的思想性不是议论,不是概念,文学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文学的思想性是隐含在艺术形象中的作家的一种能力。贾平凹的《带灯》叙写了乡镇信访干部的现实生活,是作家生活体验的结果,但它仍然没有完整传达出作家对时代的思考深度。相比之下,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将主人公塑造成活灵活现,李雪莲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上访20年,芝麻变成了大象。各级官吏像王公道、董宪法、苟正义、史为民、储清廉……他们虽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但却不能解决李雪莲这样的“小事”。刘震云以极为反讽的笔法写尽了世道的荒诞。似乎每个人都无错,每个人都有冤屈,但正是在这之中,透露出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刘震云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而真实的生活是幽默的荒诞的,这



廖惟绘

## 主持人的话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回到创作主体上来。胡风先生当年提倡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借鉴意义。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深入生活;不仅要了解现实,还要理解现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主客体才能融会贯通,自我与他者才能有心灵的契合。面对现实,作家们缺的不仅仅是故事、语言和叙事的方式,同时也是态度——抬高一点,是世界观和价值观。

“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至此结束,最后我想问一句,面对这生生不息、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和当代现实,亲爱的作家和批评家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种幽默和荒诞来自于现实生活本身,正像刘震云常说的:“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只是还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说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幽默,就好像作品中的李雪莲,真真实实的故事,看起来却很荒诞,她是在以严肃对待荒诞,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这是刘震云对生活体验之后的感悟,刘震云看到了现实生活背后的逻辑,这一逻辑早在董超薛霸那个时代就存在着,当老董和老薛押解着假装上访的史为民回乡的时候,我们隐约看到了现实与传统的链接。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思想问题意味着一种危险、一种困难。思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天赋,也是需要后天修炼的。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

##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十九

### 微批评

在“80后”集体致青春、匆匆那年的辰光,水格的新书《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及时赶来,登上了畅销榜。一本怀旧、温暖的文集,没有多深奥,但是够柔软,够治愈。和他之前的书名《云层之上全是阳光》《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一样,水格的书永远有一个多情而文艺的标题,我能想象文艺女青年拿着这本书会心的微笑。与水格认识多年,我常感慨他大抵永远写不出辛辣冷峻的文字,因为他对世界的爱过于真挚而执著,做不到洞若观火。他和他的书一样,敏感、昂扬、温润、善良。很多年前,他有篇小说叫做《每个少年都有一颗流星》,这么多年,他依然好像是一个拥有流星的少年。

——马小淘

## “海外文摘文学奖”在江西颁奖

本报讯 近日,《海外文摘》杂志社在江西揭晓2014年“海外文摘文学奖”。施玮(美国)的长篇小说《女儿河》、王族的中篇小说《天山血狼》、陈鹏的中篇小说《云破处》、赵挺的中篇小说《晃晃悠悠》、李佩甫的短篇小说《麻雀在开会》、朱以撒的散文《砚边六题》、忽培元的散文《河南纪行》、魏清潮的散文《黎明,你好》、周亚鹰的散文《孝女张玲兴》、康剑的散文《阿西麦里》、谭仲池的诗作《祖国,我深爱着你》、刘聪博的诗作《青海湖》12部作品获奖。作家谭仲池、鲍尔吉·原野、蒋建伟、朱以撒、巴根、忽培元、阿成、摩罗、周亚鹰、刘聪博、范晓波等30余人参加颁奖活动。颁奖活动结束后还举行了“中国梦”朗诵会、捐书仪式、作家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据悉,此次获奖的12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全部从《海外文摘》文学版2014年发表的作品中遴选评出,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 《扬子江》诗刊举办五月诗会

本报讯 日前,由《扬子江》诗刊社和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二月兰诗社联合主办的“春江花月夜·五月诗会”在南京举行。范小青、顾浩、张云飞、王朔、储福金等60余位诗人参加诗会。

诗会上,诗人朗诵和学生表演穿插,新旧体诗并呈。二月兰诗社的学子们朗诵了顾浩的《沁园春·登高》、《念奴娇·钟山望远》等诗作,演绎出诗作的磅礴气势。《扬子江》诗刊历任主编黄东成、孙友田、徐明德、子川、胡弦分别登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展现了《扬子江》诗刊的诗风传统。美国诗人罗杰·马丁朗诵了自己的诗作《饮马》,翻译家张子清朗诵了其中文版,展示了同一首诗在不同语言中的音节之美,此外叶庆瑞、吴野、陈咏华、路东、育邦、刘畅、顾星环等诗人也分别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白小云)

## 「童年与远方」展览传递「梦·想·家」主题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5月30日至6月10日,由北京时代美术馆主办、中国少年儿童杂志社和华熙国际投资集团协办的“童年与远方——梦·想·家主题展”在京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200余件作品,展品来自线上征集、定向邀请、现场制作等多种渠道,涵盖了雕塑、绘画、装置等不同艺术形式,呈现出少年儿童的无限创造力与想象力。

展览开幕当天,陈可、黄雅莉、李帆、于凡等参展艺术家与40余个家庭合作,通过彩绘、印章版画、粘土雕塑等形式,共同描绘大人和孩子心中关于未来、关于艺术的梦想。打击乐演奏、废旧材料服装展示、创意T恤家庭亲子秀等节目同样精彩纷呈。120余位小朋友在6幅长卷上挥笔作画,以各自独特的观察视角诠释了“梦·想·家”主题的理解与想象。

作为北京时代美术馆主办的儿童公益项目,“童年与远方”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的活动旨在通过主题展览、音乐表演、现场创作、美术馆体验课程等互动形式,为小朋友及其家长建立一个轻松快乐的分享交流平台。

## 易北爱乐音乐厅将开幕运营

本报讯 5月29日至6月1日,北德广播交响乐团来华巡演,分别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献上了三场精彩演出。记者从日前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家具有颇高演奏水准的乐团

即将入驻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正式成为其驻厅乐团。据介绍,易北爱乐音乐厅于2007年4月开工建设,是汉堡市政府的重点文化项目之一。易北爱乐音乐厅致力于古典音乐

与现代音乐的结合,预计2017年1月正式开幕运营,届时,该音乐厅不仅将上演古典音乐,也将承办音乐节等类型丰富的音乐演出节目。该音乐厅在原港口码头仓库基础上建成了气势恢弘的不规则玻璃幕墙,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建筑的元素,也将成为汉堡市内一座新的地标性建筑。(王觅)

## 中国国家画院同曦创作交流中心成立

本报讯 中国国家画院日前与同曦集团签约,在南京成立中国国家画院同曦创作交流中心。国家画院院长晓阳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中国国家画院和同曦集团在很多方面存在共识,双方强强合作,将展开艺术品市场开拓、艺术鉴赏等方面更深入的合作。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国家画院每年举办的全国性书画巡展将在江苏同曦艺术馆进行展览,国家画院每年都将选派艺术家到南京举办相关论坛、讲座或培训。今年6月,“写意中国·中国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全国巡展”将在同曦艺术馆展出,届时同曦艺术馆将免费开放。

## 《培森书画》在京首发

本报讯 由北京书协、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书画台、中国艺术创作院共同主办的图书《培森书画》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培森书画苑雅集活动也同期举行。《培森书画》今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集结出版,是作者庄培森继2012年出版《培森墨韵》之后又一

部集书法、中国画、艺术评论于一体的个人综合性作品集。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培森坚持以诗书入画,探索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的精神给予肯定。培森曾受张伯驹启蒙,后师从沈鹏、张荣庆等人。其书法主攻“二王”一系,并广采博收,形成了萧散、简远、自然的风格。

# 大历史场与「互联网+」共治下的青年写作

□夏烈

### 关注

这个时代真正考验的并非贪婪的“味蕾”,而是名山深藏的责任消化吸收、新陈代谢的“肠胃”。

如果说中国百余年来“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以西方和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程,同时可以如日本学者于安宣邦认为的那样实现“转义”,即“中国的近代化意味着自愿走向发源于欧洲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百余年的消化吸收、新陈代谢是痛苦而伟大的,我们不断努力完成着作为现代中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下的要素建设和整合。中国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始终大放异彩,从五四新文学至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至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国青年作家在历史上积极地铸造了这一现代文学传统,现在仍不可能不融入这一传统;所区别的则是各自对中国现实主义写作之传统的理解、认定上的个体差异。

而值得关注的是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数次讲话中,网络与新媒体问题、媒介融合问题在文化、文艺、文产及至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凸显出来,这无疑正是“世界”和“世界史”“世界秩序”的一个写照,也是事实上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青年人生活和头脑中的第一变量。换言之,所有的传统问题都还在,但他们之前都安上了一个“互联网+”的前缀,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的叠加结构、思维方式的叠加结构、文艺表现和表达方式及其平台的叠加结构。

青年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有了新的板块运动——任何一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潮的变革实际上都是文学的崭新契机,考验的正是青年作家们的“肠胃”。

如果说文学写作是丰富复杂的精神运动,我同样要指出它也是敏感动人的神经运动,甚至所有的作品首先是神经运动的结果,此后方才评价其精神运动的水平。我的意思是,某个青年的写作本身无论在何种文学水准上,面对“多媒体融合”时期,则都遭遇了媒介意义上的巨大“豁口”。该豁口表明某地壳板块正剧烈地震荡刷新,其所带来的精神史、神经史、文学史都将呈现新的“痛苦而伟大”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一批并非(或许也依赖于)传统媒介及其秩序的作者成为媒体融合过程中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贵——这就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媒介背景。而时至今日,当中国网络文学走入学者们厘定的第17个年头,我以为即将迈入“成年礼”的这一概念在“文学传统”的更大的母体里将裂变发展,“网络文学”在未来是所有文学而不仅止于当红的大众类型小说的媒介平台。有识的青年作家会通过“豆瓣”这样的网站或雨后春笋般的APP写作社区介入新的世界史和文学史,改造和提升数媒技术下的整体文艺水平。

微观一点讲,我们所有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其实同时出现在“人类—世界—中国”这一“媒介革命”和“多媒体融合”的奇妙豁口上。耐心观察就会发现,因为多媒体融合,即新旧媒体的并存与过渡,不同年龄和性格的人都有非常有趣的新的细节。如果以“某某小说中的手机及其软件应用谈当下都市两性情感表达方式”,应该是很好玩的题目吧。事实上,像学者汪安民教授的罗兰·巴特和福柯融合的“词与物”的写作,也是一种重要的观察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根本就觉得文学批评家不必要仅是几位作家的粉丝型阐述者,他们远可以通过自己富有洞见的观察和有腔调的文字成为“写作者”本身。

乔治·斯坦纳曾勇敢地说:“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而他又说,“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面对多媒体融合的“豁口”,我们都有机会接续根脉,成就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结合。

南方日报出版社社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陈志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5月2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57岁。陈志红,女,中共党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自由的缪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等,散文集《一人上路》《寻找青草地》等,报告文学《福乐之神》等。曾获全国女性文学奖、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广东鲁迅文艺奖、广东新人新作奖等。

## 陈志红同志逝世